

“干了22年，得站好最后一班岗”

“郝大姐”退休前的春运故事

文/片 本报记者 庄子帆 张晓科 通讯员 孙红岩

“在这岗位上干了20多年，这是我经历的最后一个春运了，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。”50岁的兖州火车站客运员郝翠琴在铁路上工作了22年，不过在今年2月11日，郝翠琴就要离开陪伴她22年的岗位退休了。对于郝翠琴而言，春运还没结束，她就要离开熟悉的岗位，是最大的遗憾。



▲郝翠琴在站台疏导旅客。



◆郝翠琴在站台上接车。

非典时期，她在最危险的岗位

21日下午一点左右，郝翠琴听到广播提示后，来到2号站台准备迎接K16次重庆北到济南方向的列车。在列车未进站前，郝翠琴不断地提醒焦急上车的乘客勿越过地上的白线，并组织乘客排好队维持上车秩序。在等车进站期间，亲切的“郝大姐”就开始接受乘客的各种咨询，“车几点到站”、“出了站该怎么走”……。

1993年郝翠琴就来到火车站工作，这一干就是22年。其中当了20年的客运员，这期间经历了很多。“2004年非典那年，全国上下人心惶惶，人流量密度

大的火车站更是成了危险区。”郝翠琴说，当时要求乘客登记，她就申请去了最危险的出站口。

里外外消毒，生怕把病毒传给家人。

在当时还有一位与郝翠琴共患难的“战友”孙丽芳，也就是从那一次，孙丽芳了解了郝翠琴这个人。“郝姐为人很低调，但很热情，不管是对同事还是乘客，只要需要帮助，她都会伸出援手。我们都亲切地称她‘郝大姐’。”孙丽芳说，她跟老公家在外地，在济宁没有亲戚，生病时，都是郝大姐过来照顾她，而且其他同事病了，也会主动去探望。“郝姐有副热心肠，让人感到温暖，也有一种活在当下的坦然。”

工作繁忙，对丈夫儿子亏欠多

在丈夫王文海眼里，妻子是个“闲不住”的人，就算生病也离不开岗位。“有次，她脚崴了，我让她在家休息，但她却坚持去上班，最后拗不过，只好看着她一瘸一拐地去上班。”王文海说。

王文海告诉记者，他也在铁路系统工作，两个人常常见不着面，经常是一个人下白班了，另一个人又去上夜班了。“在我的印象中，22年来，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过年的次数不超过

6次，孩子都是跟着爷爷奶奶过年。”王文海说，妻子今年除夕夜值班，一家三口又不能聚在一起了。

郝翠琴在工作中兢兢业业，但作为一名母亲却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孩子。“因为工作忙，常常顾不上照顾孩子，孩子很小的时候，来不及做饭就直接给他买点吃的，跟儿子一块玩的小伙伴经常会问他，怎么从没见过你妈妈。”郝翠琴说，听到这样的话很心酸，觉得亏欠儿子挺多。

“基本每年生日都不能在生日当天过，都是凑到爸妈都不上班的那一天才过，是哪一天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和爸妈在一起。”郝翠琴的工作也伴随着孩子的成长，现在儿子王明皓已经22岁了，在海南上大学。由于父母工作都很忙，所以他也很独立。“什么事都习惯了自己处理，也不想太依赖父母。”王明皓笑着告诉记者，他已经习惯了妈妈的忙碌，也很理解。

心存遗憾，第23个春运不完整

客运员岗位陪伴郝翠整整22个年头，她已习惯了火车进站的鸣笛声，列车与轨道的摩擦声……“马上要离开了，失落感很强，感觉自己一下子成了一个‘闲人’。”说这话时，记者发现郝翠琴虽然笑着，但眼睛已湿润了。

进入春运后，平时一天一夜接24趟车，现在要接30多趟，人数也增加了四五倍。“站台共有550米，我一人负责220多米范围内的乘客，每来一趟火车就要来回走550米，一个班下来累的腿都走不动了。”

郝翠琴说，记者估算了下，郝翠琴一个班下来，要走16000多米。调图之后，郝翠琴还没把进站列车的时刻表全部记下，为了保证不给乘客传达错误的信息，她总是将口袋中的时刻表拿出来确认。

“乘客出门在外，内心都比较脆弱，或许一个问候，就会让他们感觉到温暖。”郝翠琴说，她常常会换位思考，去考虑乘客需要什么。马上要退休了，不能完整的经历最后一个春运，也成了她最大的遗憾。“原本一天能见到那么多

乘客，与同事一起工作很开心，马上回到家就剩自己了。”郝翠琴有些失落地说。“直到发现自己即将离开岗位时才发现自己老了，与火车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，不过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。”

得知郝翠琴即将要退休，能“安分”地呆在家里，丈夫王文海心里却很踏实。“她的心脏不太好，医生劝她不要上夜班，可干的就是这份工作，实在没办法。”王文海说，现在好了，妻子马上要退休了，呆在家里也能好好歇歇了。

齐鲁晚报·今日运河 2014年度 校园小记者 火爆招募中



加入《齐鲁晚报·今日运河》校园小记者团队，需缴纳300元报名费，两张2寸照片，并获赠一份全年《齐鲁晚报》。同时本报还将为每名校园小记者颁发校园小记者证，发放印有“齐鲁晚报”标志的帽子、服装。

报名咨询电话：

0537-2110110
18678730198

